



Friend Books

男人香

风一般短暂的人生
鲜花一般香气四溢的女子
在那个游丝萌动、开满野花的山谷，他第一次见到了她……

남자의 향기

〔韩〕夏秉武

华夏出版社

男人香

男人香 | 남자의 향기
[韩] 夏秉武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人香/(韩)夏秉武著;于萌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80-3662-X

I.男... II.①夏... ②于... III.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8835 号

男人香

著 者: (韩)夏秉武

责任编辑: 梅子 陈默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

邮 编: 100028

电 话: (010)64663331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8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 S B N 7-5080-3662-X

定 价: 32.00 元

华夏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请随时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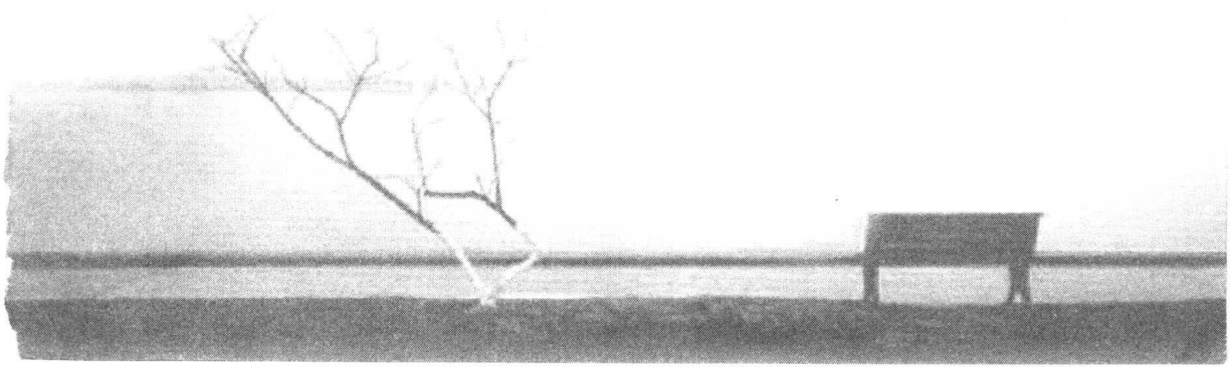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夏秉武

本书作者在1995年通过这部小说第一次崭露头角。但有件事十分奇怪,作者虽亲手点燃了这把流行之火,可是他本人却总是刻意回避关于这部小说的话题,也拒绝再创作类似的作品。继《男人香》这部小说问世之后,他又相继创作出《眼泪》、《2017年的日历》、《秋天的博览会》,这些作品也十分畅销。固执的他坚持背对“男人香”,不断发掘出与这种香气相反、全新的“爱情香氛”。

Copyright © 2003 by Ha,Byung-Mu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Korea Balgunsasang Publishing Co.,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lgunsasang
Publishing Co.,Ltd.through Shin Won Agency Co.,Seoul.
Chinese transtation edition © 2005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我十岁那年遇到了一个女孩。
从那天起,为了这个从此成为我惟一信念的女孩,
我愿意放弃我所拥有的一切,
甚至是我的生命。



那段爱情早已消失在如今的“树叶”咖啡厅

——作者自序

布莱希特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我所深爱的人曾经这样对我说

“我需要你。”

所以

我打起精神

继续走下去

因为我虽然也惧怕前方的风雨

但我知道自己绝对不能被它打倒

就在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诗的 1992 年秋天，我结识了一位女子。

就在我收拾好行装，即将踏上漫长旅途的时候，就在位于某个渔村里的一个偏僻的咖啡厅里。

咖啡厅内，隐隐的咖啡香气弥漫在空中，耳边流淌着的是歌手赵东镇那宛如咖啡香气一般醇厚的歌声。一位女子独自坐在那里，正当我一时间难以判断她究竟是这间咖啡厅的主人还是单纯的客人时，那名女子缓缓地站起身，拿着一只杯子朝我走了过来。

她是那种很容易让人一见钟情的都市女子，美仑美奂，像一幅画，隐约飘渺，像一团雾，总之，是一个与整个渔村的气氛格格不入的女子。

我估计她的年龄在二十七八岁左右，看上去似乎还是未婚，可却已经有一个五岁大的孩子了。

她是个让人看不透的女子，可我就是忍不住想要去了解这个让人看不透的女子。

于是，接下来的三天，我就都是在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客人光顾的咖啡厅里度过的。

第一天我独自品尝了这位女子煮的咖啡，第二天我和她的孩子一起喝了她煮的热巧克力，第三天我们等到她的孩子睡着之后一起

喝了酒。

也许是酒精作怪,那女子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就在我们之间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话题而陷入一片尴尬的沉默的时候。

那名女子为我讲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爱情故事,就在皎洁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倾泻进来的时候,就在风儿轻轻地撼动了两三次玻璃窗的时候。

从这名女子口中讲述出来的是一个哀婉得异常美丽,却近乎不可能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故事,那其实不是一种单纯的爱情,而是一个男人对于一个女人的一种信仰。

在我为故事中可怜的男主人公第三次落泪的时候——

“希望您不要误会,这绝不是我本人的故事。”

这名女子像是要极力为自己申辩什么似的说出这句话,但是话音刚落,她便转过头去,一颗晶莹的泪珠滴落在她紫色的裙摆上。

两年之后的 1994 年秋天。

我再次来到了那名女子的“树叶”咖啡厅。

因为我曾经在这个名为“树叶”的咖啡厅里停留过短暂的三天,在这三天里变成一颗凝结在树叶上的露珠,曾经品尝过她亲自煮的咖啡,曾经和她的孩子一起喝她亲手煮的热巧克力,还曾经和她一起等到她的孩子睡着之后一起喝酒。

所以我打算在即将到来的那个可以和她长谈的漫长夜晚,就在皎洁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倾泻进来,而我们之间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话题而陷入一片尴尬的沉默的时候,我会从提包里拿出我作品的原稿,然后这样对她说:“希望您不要误会,我写的绝不是您本人的故事。”

但是在那个渔村里早已找不到那名女子的身影,而那间名为“树叶”的咖啡厅也在很久之前就变成一家名为“不夜城”的恋歌房,而且在那个渔村的任何一个角落里也打听不到关于那名女子的任何消息。

1995 年夏

夏秉武

目 录

作者自序

第一部 一片树叶的吟唱

1. 归国/ 2
2. 少女/ 23
3. 雾气/ 48
4. 相遇/ 71
5. 男人/ 95
6. 冬天/ 124
7. 重逢/ 143

第二部 玫瑰色双唇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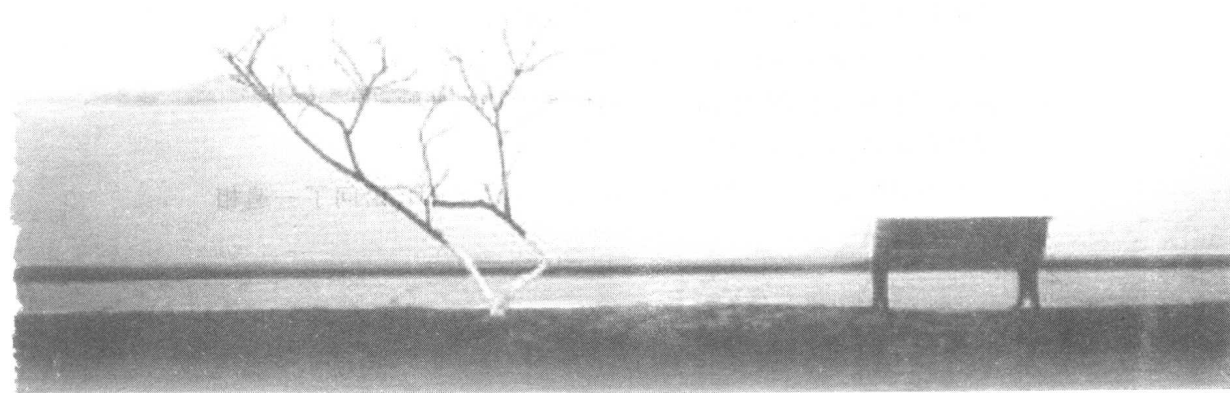
8. 初吻/ 158
9. 夕阳/ 183
10. 春光/ 204
11. 和风/ 226
12. 旅程/ 238
13. 相爱/ 256
14. 晴天雨/ 270
15. 梅雨/ 284

第三部 站在田野上

16. 星光/ 298
17. 悬崖/ 314
18. 坠落/ 344
19. 黄昏/ 363
20. 别离/ 388
21. 亲爱的,我走了/ 412
22. 空旷的田野/ 421

第一部

一片树叶的吟唱



1 归国

一段爱情的开始实在是太美妙了，
就因为它太美妙了，
所以往往会以悲剧性的结局而告终。

——多马

她已经连续十二个小时保持同样一个姿势了。

一侧的肩膀斜靠在墙上，目光茫然地投向窗外。

如果说她在这十二个小时里看到过什么的话，那就是映衬在耀眼的阳光下的飞机那银色的机翼，和偶尔从窗前掠过的一朵浮云。

她手里攥着一块手绢。一块绣有一朵玫瑰花的黑色手绢。

每个小时，她都会举起这块手绢一次，或者两次，擦拭自己的眼角。那块手绢显然已经被泪水完全浸湿了。她再次举起手绢想擦拭眼角的泪水，可是已经沾在手绢上的眼泪却比此刻盈满她眼眶的泪水抢先一步，顺着她的手腕流了下来。

虽然她一直都没有停止哭泣，可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偶尔也会有情绪过于激动的时候，但是她顶多是将手举起来，放在额头上，双肩不停地抖动几下而已。

她那双已经被泪水荡涤过的眼睛清澈如水，可如此清澈明亮的眼睛却找不到固定的焦点，只是失神地四处游移。

她显然既没有看到窗外飞机的银色机翼，更没有留意偶尔飘过的浮云，似乎是某段岁月深处的记忆，才使得此刻的她如此痛苦。

从洛杉矶起飞的航班已经在太平洋上飞行了大约一个小时。

从头等舱开始提供的饮料服务终于轮到了经济舱里的乘客，空中小姐站在她面前亲切地问道：“请问您要点什么饮料？”

她没有回答，头也不回地望着窗外。

空中小姐带着一丝更加和蔼可亲的微笑，又用日语问了一遍相

同的问题。她还是没有回答,仍旧像刚才一样,甚至没有看那位空中小姐一眼。

空中小姐的脸上掠过一丝慌张的神色,她又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女乘客,微微点了点头,因为她发现这位女乘客正把手放在额头上,一行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空中小姐见状心中感到十分抱歉,脸上满是内疚的神情。

“如果您需要任何饮料,请随时按这个服务铃。”

空中小姐向这位根本无视于她存在的女乘客礼貌地行了一个注目礼,随后走向下一个座位上的乘客。

之后,飞机又为所有乘客提供了一次饮料和一次机内就餐服务,为了劝那位女乘客吃点东西,那位空中小姐先后来找过她三次。

虽然这位空中小姐小心翼翼地劝那位女乘客用餐,但是她始终保持着原有的态度。

在长达十二个小时的飞行过程中,那位女乘客没有接受航空公司提供的任何餐饮服务。

“——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在金浦国际机场降落,请各位乘客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系好安全带,同时请您把飞机座椅前面的桌子恢复原位,谢谢您的合作。”

喇叭里传来连续两遍的提示广播,一遍是韩语,一遍是英语。

乘客中间顿时出现了短暂的骚动。

系安全带的声音,叫醒同伴的声音,对于这段漫长旅途终于结束的欢呼声,以及对即将到达的未知土地充满好奇的喧闹……刚才还如同渔港般寂静的机舱内此刻突然变得嘈杂起来。

她仍旧没有出声,安静地找到安全带,将扣扣紧,然后折起那块已经完全被泪水浸湿的手绢,塞进手提包里。

她伸手将滑落到脸上的头发捋到耳朵后面。

那是一张白皙消瘦的脸庞,露在衣服外面的脖子、手臂还有双手都散发着透明的牛奶色光泽,透明得可以看到皮肤下面的毛细血管。

正在着陆的飞机轻微地震动了一下,一口气飞越过辽阔的太平洋的飞机此刻终于在汉城上空打转了。

一些心急的乘客已经开始动手解安全带,坐在窗户旁边座位上

的乘客则伸长了脖子探头去看窗外的汉城。

她也将视线投向了舷窗外。

眼前是黄昏时分的汉城。

远处可以看到将天边染成一片红色的夕阳，一群鸟儿消失在那片红色的晚霞中。

也许是阳光太刺眼的缘故，她仿佛看不清前方的路一样，伸出一只手在额头上搭了个凉棚，又轻轻咬咬嘴唇，略微显出焦急的样子。

随后，她静静地垂下眼帘，故意不去看眼前的汉城。

这是她三年来的第一次回国。

机门打开了，乘客们争先恐后地涌出机舱。

也许是一阵眩晕作怪，她的腿开始不住地颤抖，走在座位与座位之间的缝隙里，她的身体有些微微摇晃。

她用一个勉强的笑容礼貌地谢绝了空中小姐的帮助，跟在其他乘客后面走过了过道桥。

那些和她一起飞越太平洋来到这里的乘客们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扶梯。大家脸上都流露出一种感慨的神情，第一次到韩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就不用说了，连那些刚从美国回来的韩国人，各自的脸上也是光彩奕奕。

只有她面无表情，她的身体不停地微微晃动着，就像穿在她身上的那条长裙。

苍白的额头上挂着大颗大颗的汗珠。

虽然这是她三年以来第一次回国，但是对她来说，韩国是一块她永远也不愿再踏上的土地。

出入境检查处的工作人员正在等候这批乘客的到来。

她伸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然后站到了排队等候接受入境检查的队伍末尾。

距离工作人员所在的检查站越近，她的脸色越发苍白。

她不时会探出头来，似乎是在观察那些海关工作人员入境检查的进展情况。

终于轮到她了。

她暗暗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把事先填好的人境申请书和护照掏出来递给海关工作人员。

海关工作人员先看了看护照上的照片，又抬头望望她本人。

她将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干咽了几口唾沫。

只见海关工作人员放下护照，又拿起了她的人境申请书。

那张入境申请书上写得很清楚，她是拥有美国国籍的洛城市民，名叫金秀盏，年龄二十七岁，职业是女办事员，入境目的是探亲。

她的眼睛此刻有些微微颤抖。海关工作人员用一种随意的口吻问道：“请问您回国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对她来说似乎太难了，她的脸上显出一种十分困惑的表情，于是工作人员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问题。

“What is the purpose of your entry to our country?”

直到这时她才露出一丝微笑，随后小声回答道：“I come to meet my parent's in law.”

海关工作人员飞快地敲击着面前的电脑键盘。

低垂着头的她双手在胸前重复着交叉和放开的动作。

工作人员似乎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将护照还给她，同时说道：“Welcome to Korea, Mrs. Kim, I wish you will have a good time.”

她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平静地点了点头。

终于通过了海关工作台，她仿佛呻吟一般地吐出长长一口气。

她确实是居住在洛城的二十七岁女办事员。

但是她并不是美国国籍的洛城市民，她根本是一个没有婆家的独居女人，而且她的名字也并不是“金秀盏”，而是“申恩惠”。

推开机场的大门，汉城便展现在她的眼前。

从洛城远道而来的百余名乘客开始三三两两地向机场外走去。她也跟在一对看似刚从美国探亲回来的老夫妇身后走向机场出口。

与其他远渡重洋来到这里的人不同，她的衣着十分平常，一件淡绿色的短袖T恤衫，搭配一条褪色的牛仔裤，光滑的长发整齐地束在脑后，虽然她的样子看上去没有其他乘客那样讲究，但是正因为这相对普通的穿着才更加衬托出她脸上的光彩。

有人把身体贴在低矮的金属铁制护栏上，探身向出口处张望，每

当发现自己认识的脸时就会兴奋地不停挥手，同时大声呼唤那张脸的名字。

她把头埋得很低，在弥漫着阵阵呼唤声的半空中，并没有听到“金秀盏”或者“申恩惠”的名字。然而她的表情很是不安，也许是嘴唇太干的缘故，她不停地伸出舌头舔着嘴唇。

等到她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已经是走过铁制护栏大约一半的地方了，她伸长纤细的脖颈，仔细地打量四周。

她的样子看起来像是在找什么人，但是似乎并没有她要找或是在等候她的人，这时她脸上的表情才开始稍稍放松了一些，那种表情的变化似乎是在说她对于没有人来迎接她，也没有人认出她而感到十分庆幸。

也许是由此产生了一定的自信，她开始昂起头在机场的大厅里来回张望，特别留心观察那些身穿警服的人。虽然偶尔也会出现一两个警察，但是并没有谁对她显示出特别的关注。

走出机场大厅，她不再顾忌周围人的目光，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终于放下心来。

她曾经在三年前杀死了一个男人，随后便逃离了这片土地。

夜幕逐渐笼罩上来。

宛如一条长长的丝带似的，天边斜挂着一片红彤彤的晚霞。

虽然还只是初夏时分，她却突然感觉到一阵寒意，不知是真的很冷，还是她自我的感觉，她被自己身体所感受到的凉气弄得有些微微颤抖起来。

马路对面是长长一串排队等候接送客人的出租车，她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马路，将自己整个人扔进了事先敞开车门的出租车里。

驶出机场后司机开口问道：“请问您去哪儿？”

她并没有回答司机的问话，两眼专注地望着车窗外面的风景，她正在竭力从那段折磨自己的回忆当中走出来。

从她坐进这辆出租车开始，那段记忆就始终徘徊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那些都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那是对一个三年前就和自己分手的男人的记忆。

如今她只是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可是不知为什么，由这个名

字联想起来的那个男人的样子却如同梦境一般的恍惚。

“小姐，请问您到底要去哪里呢？”

司机的第二次问话终于让她回过神来，她看了看司机，然后说出一句久违的、属于这片土地的语言。

“去礼城酒店。”

说完，她又将目光重新移向窗外，路边橱窗里的霓虹灯一个接一个地亮了起来。

望着车窗外面的大街，记忆深处的那个男人再次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他现在还会在那里吗？

但是对于她来说，与这个男人可能消失相比，这个也许仍旧留在那里的男人的记性却是更让她担心的，即使今天再次遇见他，他还会认出自己来吗？

她对于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把握，她咬咬嘴唇，暗暗低下了头。

那个男人的名字叫“黑熊”。

三年前她被警察缉捕的时候，那个男人曾经为她提供过藏身之处；他也是在 she 走投无路的时候，为她秘密安排偷渡去美国的人。

如今对她来说，已经再没有任何必须逃避的理由了，也没有任何必须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了，现在，他就是她必须一见的男人。

因为只有这个男人才知道，这最后的旅行的终点在什么地方。

沿着汉江岸边行驶的出租车缓缓停在礼城饭店的大堂门前。

虽然车费显然比正常的计价高出许多，可她仍旧按照司机念出的数目支付了车费。

脸上挂着灿烂笑容的门童为她打开车门，将手指向大堂的自动转门，她移动脚步走进大堂，心中不禁感叹这个地方三年来没有一点变化。

她曾经来过这里两次，一次是受黑熊的邀请到这里的地下夜总会，另外一次是她自己的订婚仪式。

订婚仪式。

她脸上的表情开始发生变化。

订婚人。

她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还有那个曾经身为自己的丈夫的男人。

在过去的三年里,她刻意地努力去忘记这个男人,甚至连做梦都拒绝梦见这个男人,此时,关于这个男人的记忆突然涌现出来,使她感到有些不寒而栗。

她绝对不能够原谅他。

这个彻底毁灭了自己所拥有的梦想和爱、甚至此外一切东西的男人,她绝对无法宽恕他。

但是她更不能容忍的是此刻想起这个男人的居然就是她自己。

因为三年前,就是自己亲手用刀杀死了这个男人,而且直到现在,她对当初杀掉他也从未感到过丝毫的后悔。

她在确认预订的房间时仍旧低着头,因为脑海中关于那个男人的记忆总是挥之不去。

对于前台服务小姐提出的那些琐碎的问题,她感到有些困惑和茫然。一大滴汗珠顺着她苍白的脸颊流了下来,握着房间钥匙卡的手也在不住地微微颤抖。

前台的服务小姐觉察出她的脸色不太对,用一种担忧的目光望着她问道:“小姐,您哪里不舒服吗?”

此时已经办妥入住手续的她勉强向那位前台服务生挤出一丝苦笑。

“您是 612 号房间。如果您感到旅途疲劳的话,我们推荐您到我们的桑拿中心享受一下那里的服务,如果您想做按摩,我们推荐您到我们一流的按摩房。不论您需要什么服务,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前台服务生脸上露出了习惯性的职业微笑,随后把手中的钥匙递给她身后的侍应生。

“那么,就请您回房间休息吧。”

前台服务生这句话显然是在向她道别,可她并没有马上跟随那个侍应生上楼去,而是等到那个前台服务生再次抬起头来,然后十分镇静地问了一个再自然不过的问题。

“这里是不是有一家夜总会?”

听到这个问题,前台服务生一脸茫然,随后马上郑重地回答道: